福来，福来，福来

葛水平

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蒙古高原遍布着从事游牧经济的大大小小部落，其中一支弘吉剌部游牧于今乌拉盖河流域，他们的祖先与蒙古部的祖先一同迁出额尔古纳河，且与蒙古部世代通婚。那些新月形的草地上，洁白的毡房中，激情、梦想、愿望，每一个蒙古包就是一个高点，也是一个蒙古人与他亲爱的牛羊的居住地。生活在草原上，念诵着万物安详的经文，有草原人的“信”在。

“信”是一种能够左右一个人心性的情感，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操守。假如信是正确的，那必将结出累累的硕果，他的性情也将处于最高的平衡与和谐状态。假如一个人的信是腐朽的，那他的性情必定处于动荡不安与患得患失之中。一个有着这种信的人，对于命运来说，不啻是最为残酷的折磨。“信”是和时间抗衡的文化，历史以废墟的形式站在空间的坐标上与时间维度交合，“信”在青草地上埋下一些记忆作为种子，它们在春天开花，在秋天铺绿天边。

遍布绿色的草原，信是美好的一个寓言。

相传，1170年，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带着九岁的铁木真前往母家弘吉剌部定亲，经哈拉哈河至乌拉盖河。正值七月，歇斯底里的风，挟裹着从裸露的土地上搜刮来的沙土，将他们的马队阻拦，头顶骄阳似火，因为酷暑，风沙把他们囤积在一个坡坎下，马与人饥渴难耐。席地歇息时，铁木真祈祷，当他为“信”的梦想所召引，期待一个神话的世界临近，他看到遍地的绿，如同听到有叮咚泉水流淌之声。

也速该想，那一定是铁木真渴昏头了。

“父亲，如若信，请伸出你的耳朵。”也速该伸长自己的耳朵，风鬼使神差般骤然刮起，风托举着铁木真离地而去，他被风送落在清泉边。

乌拉盖河是上苍昭示的一道神谕，是一条极为罕见的东西倒流的内陆河。

牧歌年代的守护，有“信”的草原人让乌拉盖草原扩大到天边。

我在乌拉盖草原看牧民祭拜长生天，草原上的牛羊肥壮和风调雨顺都是长生天给予，而这片神圣而有“信”的长生天是青色的。蒙古骑兵也以青色的装束为主，而这青色的装束在夜幕降临和太阳升起之前和大自然的颜色是一致的，因而蒙古人称呼自己的故乡为青色蒙古，并把青色作为吉祥的颜色。

草原人在蒙古包内唱起长调：“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我看见远处喝奶茶的老年蒙古人，他们小心翼翼把自己的碗舔干净装进用毡子制作的碗袋，他们一边往怀里放碗袋一边走在草地上。蒙古人的碗永远随身携带。

“一个好木碗不会留刀印也不留牙印”。这是一句一语双关的话。

在草原人的文化里，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的碗筷，就会如何对待人生。

我坐在草地上和蒙古女骑手聊天。女骑手说：“祭敖包的清早，部落的男女老少，都穿新衣，戴新帽，骑马者要给马备上新鞍，背上煨桑用的柏树枝（柏香），用一尺新白布包上青稞、曲拉、茶叶、酥油，带上牛奶和酒。每个敖包都有它的管家，祭祀的人们开始上山，人人都往高处望，人人都往高处走，从此不走下坡路。敖包的管家点燃祭坛上的香和柏叶，手拿点燃的灶香，高声喊着：‘阿荣！阿荣！’”

“阿荣是什么意思？”我问。“干净。”

草原接受了时间的洗涤，如悠长的丝线一样，拽着人们的脚步往高处走。对草原人来说，每一声悠深的“长调”都令他们重获力量。

乌拉盖草原外围，是更加广袤的东乌珠穆沁草原。这些草原以草甸草原为主，与典型草原不同，它生长发育在中等湿度条件之下，草层更高更密，种类更为繁多。

“布林泉”是蒙语“温泉”的意思，在距乌拉盖管理区管委会所在地巴音胡硕镇北部11公里处，泉水涓涓流淌，清澈见底，因为天然优质可以直接入口。

流水的声音，是水的诗歌。水是大地与青草的通信，是对人间最诚挚的感恩也是对天的膜拜，水让走进乌拉盖的人，脸庞和鼻孔灌满了绿草的香气。

太阳在乌拉盖草原的正前方升高，草原默视，大野寂寥，荡气回肠的乌拉盖河在远处，当马头琴在心里歌唱的时候，世界就在马背上了。

草原上散发着古老的传统的时间之谜。不远的草地上又有人在祭“敖包”。

传说古时候，茫茫草原上天地相连，方向不好辨别，道路难以确认，境界难以分辨，于是人们就想了个办法，垒石成堆，当作路标和界标。“鄂博”俗称“敖包”，蒙古语是堆子的意思。

一个大鄂博旁有无数个小鄂博，每一个鄂博上插一个大木杆，高3—4丈，上绕许多方布或丝绸小旗，书以经文。在古代草原人的观念里，天和地是浑然一体的，认为天赋予人以生命，地赋予人以形体，因此，尊称天为“慈悲仁爱的父亲”，尊称地为“乐善好施的母亲”。

祭“鄂博”以祈求降福，保佑人畜兴旺。人们将带来的奶酒、点心、糖等祭品撒入鄂博。人们围着鄂博转圈，把拿来的粮食倒入煨桑台，把柏香点燃，顿时鄂博周围香烟缭绕。有人在牛奶中掺一点水，用柏树枝蘸上边走边洒向天空，有人边走边把熬好的奶茶洒向天空。

祭祀感动了我，被日头照亮的草原，被日头照亮了的人影，被日头照亮了的鄂博，骄阳下有人大声冲着高处喊：

“福来！福来！福来！”

有什么东西跑过，日头把它的身影拉得长长的，是一只幻影般一闪旋逝的狐狸。高处是一只老鹰，老鹰俯冲而下并没有抓获什么。看着老鹰远去，片刻之后，空阔与辽远带给乌拉盖草原片刻宁静，千百年间已与草地建立了和谐共生关系有信的人类哦，“山有木，水有鱼盐，百货狼藉，畜牧繁息”。

在天地之间，请和我一起喊：“福来！福来！福来！”

牛奶泼洒之后

（新加坡）尤　今

走路的云

阿苹住在荷兰路一带将近四十年，治安一向良好。有时，即使子夜独自一人走在路上，也从未感到不安。

然而，上周二傍晚六时许，她外出与朋友聚餐。三个多小时后回家，赫然发现门锁被撬，大门洞开。天啊，有人破门行窃！她冲进屋里查看，才惊觉主卧房抽屉里的珠宝首饰已被偷空！阿苹心如刀割。那些钻石、珍珠、金链与名表固然价值不菲，更重要的是，其中不少承载着难以替代的纪念意义。她向来深信这里治安良好，任何的锁头都是多余的，所以，屋内所有的抽屉和橱柜都不曾加锁。

警方一连数日上门调查，消息很快传开，朋友纷纷来电慰问。甲说：“你怎么没装监控？太大意了！我早就在屋内屋外装了好几台，防患于未然嘛！有了它，窃贼就算胆大包天，也不敢轻举妄动啊！”

乙说：“你怎么没有想到首饰应该锁在保险箱里呢？你这不是大意揖盗吗？”

丙说：“幸好你当时不在家！要是正好撞见窃贼，后果不堪设想！过去，就有过这样的例子，失财又丧命！”

丁说：“你其实早就被盯上了，你怎么一点都没察觉？你以后一定要多留意周围可疑人物，提高警觉，才能挡灾去难啊！”

子说：“他们既然知道你屋里还有值钱的东西，一定会卷土重来的，鼠辈之心，不可不防呀！”

丑说：“你的后门，只上单锁，很显然的防范意识不足啊；你应该在大门外再加一道锁，才算稳妥啊！”

说说说……人人都化身为事后诸葛亮，“砰砰砰、砰砰砰”地放出一记记响亮的马后炮。

阿苹接连不断地接到这些“慰问”的电话，原本已然抑郁的心情，愈发沉重。明明是出于关心的话语，为什么听来却如此刺耳？在他们“慰藉”的语言里，藏着两个基调——“为什么你不……”“你应该……”，她听出了弦外之音——“你这人缺乏防范意识，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的。”

她仿佛被孤独地留在原地，对着泼洒一地的牛奶，无声地哭泣。

两天后，好友阿茹来访。她对窃案只字不提，只轻声说道：“阿苹，走，我们去喝下午茶。”

在茶座优雅的音乐里享受伯爵茶与美味糕点的同时，阿茹与她聊起最近看过的一部精彩韩剧《黑白大厨——料理阶段大战》，从电视剧中层出不穷的料理，说到各自近来的烹饪心得。阿茹分享自己烘焙咖啡蛋糕的秘诀，她说：“我反复尝试了五六次，才终于成功了！”阿苹谈自己制作菊花果冻的技巧，笑意盈脸。两人谈谈笑笑，窃案给阿苹带来的阴霾，一时竟被抛在脑后了。

临别时，阿茹才说：“我哥哥的公司负责监控的安装，明天我请他派人过去你家，好吗？”担心自己的好意被拒绝，又以恳切的语气补了几句：“别的事我帮不上，这一件，就交给我办吧，好吗？”

阿苹望着她那双干净而真挚的眸子，泪水忽然盈满眼眶。

这一刻，她明白，这才是真正的关心与慰藉。

诗二首

高　昌

我也赠汪伦

千古风骚访客新，
光阴倒溯赠汪伦。
青莲之友惟同属，
碧血其吾验至亲。
遥弃浮名轻若草，
悬知傲骨重于金。
桃花潭水深三尺，
不似红尘世故深。

乘兴高昌将欲斟，
忽闻天外李仙吟。
床前月瘦今犹照，
岸上花肥古尚寻。
万里风霜横冷眼，
八方雷电聚痴心。
我诗唱罢尘声默，
腾岳翻波孰力均？

湄洲岛远怀

天地潮音往复还，
晨昏起落水云间。
望云归梦叠于海，
隔水乡愁筑作山。
诗遣长风渡湄屿，
情随圆月到台湾。
乌丘已种相思久，
半寸疆图不忍删。

朱剛戲畫

黄骠踏破千重阵
金铜劈开八卦图

秦琼观阵　（设色纸本）朱　刚

试一试“电影之夜”

周炳揆

某大银行的理财经理S女士和丈夫有两个孩子，7岁和11岁，大的是男孩。最近，他们搬进了在市区新买的房子，一家人安居乐业、其乐融融。S女士有一个家规——每周四晚上是全家的“电影之夜”，大家一起看电影，即使有电话进来也不接。有一次，恰逢朋友来访，S女士严守规定，要来访者也一起看电影。

“我们的‘电影之夜’适用于每一个人，客人也不例外”，S女士笑称：“我的老公经常犯规，他要在手机上搜索电影的背景资料，我要他停下来，不要让别人分心。”

随着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电话、短信对生活的干扰实在太大。某大学有一项研究说，即使你关掉手机，只要它还在你的视线范围以内，大脑还会情不自禁地惦念手机上发生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地使你不能专心于眼下的事。S女士要求家人在“电影之夜”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或者屏幕朝下放在边桌上。她和丈夫会设置几个重要的通知功能依然畅通，其他进来的信息一律显示“请勿打扰”。

碰到电影不对胃口怎么办？一次，11岁的男孩在“电影之夜”忍不住玩起了“任天堂”，因为他的妹妹选择了《冰雪奇缘》，他不感兴趣。S女士要求哥哥画画，玩橡皮泥或者是指尖小玩具——其一，不能发出响声；其二，不玩电子类游戏。哥哥不情愿放下“任天堂”，但他还是遵守了妈妈定的规矩。

“‘电影之夜’就是要让全家都坐在沙发上，面对电视屏幕而不是别的屏幕，”S女士说，“每周一个晚上，全家度过一段不受电话干扰、不看手机的时光。”她最津津乐道的是：“电影之夜”会使孩子们想起爆米花或其他零食，“我每周四总是给全家准备PIZZA当晚饭，岂非一举两得！”

一个摄影师眼中的读书人

樊晔亲

读书是件幸福的事：最好有闲，一册书，一盏茶，仙家逍遥也不过如此。读书也是件寂寞的事：没有窃窃私语，没有社交，大约并不在意旁人的凝视。正因如此，一个人“正在读书”的瞬间，很难被真正捕捉到。然而，透过图像与视频，我们依然能看到不同的人捧读各色书册的模样。

第一次直观感受到专业摄影的魅力，源于《东方早报》的“海上书房”专栏。原本杂乱无章的书房，在摄影师的镜头下变得通透明亮，构图标准又不失温馨。身边有许多爱书人，他们的书房形态各异：有的由屋顶泳池改建而成，有的则蜗居于十平方米的小屋里，连床下都堆满了书。

读书人大概是这世上最简单的一类人。他们相对更加透明、纯粹。从阅读的角度看，同一本书摊在面前，每个人从中汲取的却各不相同：一些人只读到封面和目录，记住了作者和前言；另一些人却在心里悄悄埋下了线索；面对《悲惨世界》，有人叹命运不公，有人却读出了慈悲与救赎。从生活态度上看，读书人追求精神的自由远胜于对物质的索取。

曾在一位老教授的桌上，见过一叠叠厚厚的读书卡片。泛黄的纸页上，字迹工整，用多色笔写满了批注。也在许多次通勤路上，看见年轻人捧着的书页间，探出五颜六色的标签。

有一段消极的日子，我在地铁里偶然瞥见了几个专注阅读的身影。接连几天，遇到了好几位：或埋首于枯燥的专业书，或沉浸于经典文学的世界。深夜隧道里，风声格外清晰。看着别人如此充实而从容，不禁提醒自己，莫太过矫情。正是这份触动，帮我更快地走出了负面情绪。

如今，短视频与碎片化阅读盛行，稍加留心，依然能看见不少人捧着那些厚重的大部头——莎翁、托尔斯泰、黑格尔……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学生在读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战争与和平》。在这个人人都忙着低头看手机的时代，还有人安静地捧着一本书，慢慢地翻，这件事本身，就像一首诗。

我的第一份摄影工作，是为出版社的年度书评会拍摄到场嘉宾。与会的都是学者名家，初时，恨不得一张照片便能定格对方儒雅的气质，无奈技术有限，留下的往往是研讨时的会心一笑。为了提升自己，闲暇之余，便去参加师友组织的读书会或学术活动，用镜头记录下那些流淌在空间美学中的文化日常。

上海的图书馆与书店，每一座建筑都有自己的故事。年复一年，我虽未拍出什么思想深刻的照片，倒也留下了不少城市形象的切片。好在读书人对此要求并不高——真实就好。

记得有一年上海书展，人潮涌动中，看见一位北京读书报的总编坐在人群里专注听讲。窗外的阳光斜斜洒落，映在他聚精会神的侧脸上，肤色通透，发丝边缘泛着淡淡的金光。我用长焦捕捉下这一幕。稍作修饰后，略显得意地发了过去，对方委婉回了一句：“亲，不要美颜过度。”

拍久了，渐渐明白：拍摄读书人，并不需要太多技巧。那份因阅读而生的平和自然，便是最好的。

十日谈

悦读·悦心·悦人

责编：郭　影

十年情缘，一纸墨香。悦读、悦心、悦人，文字为媒，书香为伴，这份缘早已刻进心底。

夜光杯